林下筆記

林下筆記卷之十五

文獻指掌編目錄 五

王世子入闕儀
登極賀
禫後陳賀非禮
成服先後
景宗昇遐世弟臨喪
親上致詞表裡之始
周甲陳賀
母臨陳賀

婚禮不用樂
壬辰舊甲
王世孫上疏
呼復
永徽殿祝文
易月之制
顯德嬪服制
睿宗服制
貞熹王后服制
白笠之制

大喪服制議
啓運宮服制
仁烈王后服制
昭顯世子服制
仁祖服制
追製喪服議
孝宗服制
練服變改議
仁宣大妃服制
中宮從服承重當否議

仁敬王后服制
明聖王后服制
百官進見服
謁新舊陵儀
儒生白衣黑巾儀
仁顯王后服制
君臣服制復古禮
端懿嬪服制
景宗朝命復君臣服制
當杖之列

練時腰絰
孝章世子服制
宣懿王后服制
孝純嬪服制
懿昭世孫服制
正風俗
三綱行實
作聖圖
禁再嫁
厚風俗

呂氏鄉約
感人為孝
漢陽新宮宴
賜宴掌樂院
九進饌
樂與呈才不同
進豊呈
內宴
以鴨代宴
國恤輦輿用玄

元孫有屋轎

箕子杖

箕子笏

皇明賜冕服

明昇毋

世子冠服

遠遊冠

世祖愈德

宣廟愈德

世子服色

世子玉帶
世孫水晶帶
貞慎翁主喪
拜陵儀
焚銀鼠裘
始正大帶之制
襄陽玉圭
平陽古圭
集祥殿古玉帶
英廟儉德

祭冠
胷背
金帶之戲
宦官服色
預賜品帶
朱溪正論儒服疏
煖帽
君賜不敢私受
黑團領之制
服色紅色議

利市之禁
紗帽
大明集禮外國使臣服
公服
僿風
朝服呈文
狹袖議
入直戴冠戴笠
僿風之變
白衣之禁

絲帶
綠袍之始
玉頂子
表文之制
私家立廟
别廟
紙牓
正寢
三獻
合設單設之論

澆奠床及道先生致祭

立後

已死者追成繼後

爲系孫以死者入後

鮮于氏

關北人系後只告官

濟州俗變

相臣卒百司吏隷設奠

爲罷人服

喪後服

禫月出仕

外任身死給駕牛

紅緞銘旌

外棺着漆

閔家議主喪

金家嫡庶之分

林下筆記卷之十五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文獻指掌編

王世子入闕儀

仁祖乙酉冊孝宗爲世子始有此儀景宗辛丑冊英宗爲世弟亦遵用

登極賀

仁宗嗣位初都事金就文上疏還論嗣位受賀之失曰盖當嗣位之際釋衰服冕爲宗社生民之重不可以私恩廢也百官班賀雖臣子之所不得已而殿下

在諒闇之初不宜下受慶典優批嘉奬

禫後陳賀非禮

宣祖二年行明宗禫祭舊例禫後陳賀李珥曰喪制甫畢遽即受賀實爲未安百官哭泣之餘旋即陳賀是歌哭同時也上劉請行慰禮遂停賀

成服先後

肅宗六年仁敬王后昇遐在於十月二十六日初更復禮舉哀行於四更後在家諸臣之承訃者或在二十六日或在二十七日而大殿聞訃差退一日故喪次羣臣則成服於初一日陪從時御所者勿論承訃

先後從服於初二日其朝臣從承訃先後分兩次或
行於初一日或行於初二日
景宗昇遐世弟臨喪
景宗四年上薨世弟令以被髮當否問議儒臣禮曹
以儒臣議達五禮儀斬衰條有世子大君以下被髮
之文邸下於大行王旣有繼體之義則變服之節一
依五禮儀恐合禮意從之
親上致詞表裏之始
英宗十九年上親行元朝陳賀禮于大妃殿舊例元
朝賀只令百官行之是時上奉惠順慈敬大妃躬率

百官行于仁政殿階上先時命館閣之臣議于大臣撰進致詞及慈殿答教至是上親傳致詞及表裏以授近侍龍亭鼓吹導詣東朝閤外以進大妃傳宣答教旣罷仍御仁政殿受百官賀翌年甲子大妃誕日親行陳賀亦如之

周甲陳賀

英宗二十三年大妃殿周甲上行陳賀禮率百官親進箋文致詞表裏行禮于仁政殿階上

母臨陳賀

英宗二十七年上以大妃母臨五十年率百官進箋

婚禮不用樂

英宗三十八年教曰禮云三日不擧樂思嗣親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我朝婚禮雖賀軒懸陳而不作旣載禮文此亦三日不擧樂之義而獨於賀猶存此予所以一欲釐正者也此後大婚賀勿爲擧行

壬辰舊甲

英宗四十九年壬辰十月初四日以宣廟自龍灣還御慶運宮之年月日上率王世孫幸是宮受賀

王世孫上疏

英宗四十九年九月上御崇政殿王世孫率百官陳

賀初王世孫上疏以寶齡之望九旬盛事之回舊甲勿藥之有喜慶光御之滿五紀舟梁之十六年請於誕彌之辰陳賀以疏函授春坊官呈于政院仍下揩俟批上笑見春坊官問其由笑曰心雖金石豈不感動仍命告由陳賀

呼復

英宗甲辰李明彥啓曰顯宗大喪禮判張善徵行呼復禮故庚午國恤時使禮判李觀命呼復而觀命以爲善徵外戚故雖行此禮實非宗伯之任也終不行之而當時未有非之者宜考禮定式上以問李光佐

對曰五禮儀使內侍呼復喪禮從先祖命今後一遵

五禮儀

永徽殿祝文

英宗朝景宗䰟殿及永徽殿祝文稱號無可考據命

春秋館考出仁宗明宗實錄于江華則明宗告仁宗

祝稱皇兄稱孤弟而永徽殿屬稱未有明證命弘文

館博考弘文館奏曰取考昭代典則皇明世宗皇帝

稱武宗皇后爲皇嫂生旣稱嫂祝辭宜無異同但上

自爲之稱終無可據之文命議諸大臣李光佐奏殯

殿告文屬稱固當依明宗實錄稱孤弟皇兄而至於

端懿王后稱嫂則可也自上上稱叔則不可上曰明宗之稱弥弟何意光佐對曰當時中宗喪制未畢仁宗昪遐故稱弥弟也趙㳥億對曰杜氏通典中晉時有以哀嗣稱者但三年內稱哀可也三年後稱孝未知何也上曰魂殿則稱弟永徽殿則稱嗣不免斑駁今若遵明廟故事而稱皇兄儆皇朝典禮而稱皇嫂用東晉之文而內外殿幷稱哀嗣則遵周法祖兩得之矣光佐曰三年內稱哀嗣三年後稱孝嗣可無窒碍或者以哀嗣嗣王兩嗣字重疊爲未安然哀嗣之嗣嗣屬之義也嗣王之嗣承嗣之義也命閱議于賛善

鄭麟趾亦如光佐言於是魂殿永徽殿遂稱哀嗣嗣
王臣三年後稱孝嗣嗣王臣

易月之制

世宗四年太上王薨禮曹請用易月之制上曰易月
之制漢唐以下中主所爲非先王之法大妃之喪禮
官承父王之命定用易月之制予再請於父王山陵
之後乃釋衰服今欲使釋服於二十五日則反不及
前喪予欲衰服三年然不可以衰服視事故欲於卒
哭後權免喪服以白衣視事若遇喪事皆用喪服祥
禫之制一遵古禮百官可依易月之制議政府六曹

啓曰太祖之喪太上王從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之喪臣子一也殿下方在衰絰而羣臣釋服有違於義乞令羣臣卒哭後釋服許之

顯德嬪服制

世宗二十三年顯德嬪卒從黃喜等議卒哭後喪主除衰服白衣烏帽角帶常時魂殿上食及朔望俗節別製衰服行祭期年而止

睿宗服制

成宗元年世祖大王喪畢後議大王大妃殿侍從人服色講定河東府院君鄭麟趾等議大王大妃侍從

之人服色宮內從吉朝廷因素服以終睿宗之喪達
原府院君鄭昌孫等議大王大妃已除睿宗之服世
祖喪畢後凡侍從者禮宜從吉朝廷一宮之內吉凶
混處其於情禮似未穩當世祖禫後權制從吉可也
然世祖禫及睿宗小祥纔隔旬月權着淡服至睿宗
練日服練行祭而除喪仍禫服中月而祔廟如何命
從昌孫議仍傳曰今雖從吉外人豈知予不得已之
意哉其諭諸中外俾知其由遂下懿旨于禮曹曰三
年通喪本乎天性固當自盡然予方聽斷庶務屬關
世祖大王之服凡侍從予者亦宜從吉茀睿宗之喪

未除一國之内吉凶相混其於情禮實爲未穩古者
諒闇三年不言厥後從權即政且以日易月二十七
日而除是豈樂爲出於不得已也以今揆古諒闇之
制不可行於今日問于宗戚大臣皆以爲從權變通
合降殺其自睿宗小祥過後釋衰從吉三年祭畢陞
祔太廟如禮禮曹啓曰易月之制自漢文以来行之
已久歷代因襲而不敢改者盖禮時變亦出於不得
已也我朝恭靖大王之喪以日易月而練祥悉遵三
年之制文宗之喪服未闋而事有不得已者從權即
吉而祥禫亦待再朞逾月實我太宗之所已行世祖

之所相權親定者今睿宗之喪小祥從吉三年而祔
廟亦合祖宗舊制當依懿旨施行

貞熹王后服制

成宗十四年上以貞熹王后當國家危疑之際參決
庶政社稷賴安欲依大王例行三年之喪問議于政
府六曹弘文館臺諫韓明澮尹弼商洪應等議請從
權通變行三年之喪弘文館議曰禮記服問云君之
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疏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
服期夫禮經聖人之定制先王之定法王后三年之
喪不載禮經豈可以功德之多寡人情之厚薄輕易

變更哉時右參贊許琮議與洪應等同及聞弘文館
議茫然自失曰吾過矣即上疏自劾然上竟行三年
之喪金訢論服制疏曰貞熹當國家危疑之際首定
大策權同聽斷保佑乂安功在社稷而殿下悲傷念
慕以羣臣服朞之典爲嫌欲從三年之制以后而從
王制非先王制禮之意也或曰母后聽政事旣出於
非常則喪制亦不可局於常制女主聽政喪服之制
可同於大王則末流之弊可勝道哉

白笠之制

仁宗元年中宗大喪金就文請行三年右議政尹仁

鏡啓卒哭後燕居服依成廟時貞熹王后國恤服制
當用黑笠命臺閣弘文館議之弘文館議曰祖宗朝
皆用白笠而成廟始變舊制然其時下教有曰變凶
從吉心所不安則成廟之意亦可見矣且國俗平日
常着白衣今若用黑笠與平日服色無異請一依五
禮儀卒哭後白笠之制從之明宗十二年文定王后
卒哭後上及百官皆着黑笠祖宗之制卒哭前上下
皆着衰服卒哭後視事時權着白衣烏紗帽黑角帶
燕居時着白衣笠帶凡干喪事着衰服成宗朝議者
以爲旣着烏紗帽則笠亦當黑遂於卒哭後着黑笠

中廟賓天摠護使柳灌建議未脫衰服遽着黑笠旣
乖禮意且非祖宗之制遂定白笠之制灌等被禍議
者更定黑笠之制至是禮官議定白笠之制領相尹
元衡曰白笠乃柳灌所建之議不可遵用大臣皆從
元衡言遂改儀注朝臣知其非莫敢發言丁卯大喪
李滉以五禮儀君臣喪制多不倫欲作朱子君臣服
議參酌更定諭該曹參判朴淳難之議遂寢上令政
院考恭懿殿服制時李滉在京對以禮嫂叔無服自
上令無服衆莫敢違奇大升以遠接使從事官追後
入城曰仁廟君臨一國今上自有繼體之服豈可援

嫂叔之禮乎滉聞而大悟曰明彥之言是也倉卒失
對吾不免罪人云卒哭禮畢後復命行白笠終喪之
制金誠一書贈日本僧宗陳曰君喪則卿大夫以下
百官斬衰三年無職人則白冠白衣白帶王后服則
百官齊衰期年無職人則白衣冠帶凡國喪公朝着
布帽布團領布裹角帶燕居則白衣冠帶宣祖八年
仁順王后薨持平閔純請於卒哭後依宋孝宣禮以
白衣冠視事上命議大臣領議政權轍等以為卒哭
後視事玄冠素衣烏帶載於五禮儀不可輕變左議
政朴淳右議政盧守愼以為白衣冠正合禮意上曰

予欲從左右相之議

大喪服制議

戊申大喪以服制事禮官問議于大司憲鄭逑逑議曰禮絰爲父斬衰以恩制者也爲君斬衰以義制者也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不敢以貴賤有所增損而漢文變古壞禮始用易月之制歷代因之莫能釐正晉武魏文欲矯而行之當時羣臣庸陋不能將順其美宋孝宗獨斷然行之旣葬衰絰如初視朝衣冠皆用大布朱子稱其甚盛之德而答門人通喪之問則曰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畧爲區別

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禫幞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又曰制古喪服以臨别制布幞頭布公服布草帶以朝乃為合禮至寧宗朝上劄請遵壽皇已行之法躬執三年之喪又當時有司誤用茶紗淺黃之服則請因啓殯發引之變制復用初喪之服追改既往之失遂詔遵用三年之制此皆豈非百王不易之正論哉我國五禮儀亦一代之成書立法定制似非偶然而卒哭後變服一節最為無據方之易月之制雖稍有日月之久近而其為短喪則一也豈非孟子所謂百

步五十步之間者乎仁廟朝名儒徐敬德欲上䟽極
論喪制之失請盡通喪之制其愛君之誠實朱子之
遺意也仁順王后之喪因掌令閔純之䟽卒哭之後
因用素冠素服亦豈非復古之盛意乎今日臣等之
見當一依朱子正論定上下通喪之制其有未及於
初喪者則用朱子因啓殯追改之意復用初喪之服
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禫二十七月而除朝叅公
會之時則用今布帽布團領麻帶白靴亦朱子布幞
頭布公服之意也然則誠朱子所謂一整數千百年
之陋舉數千百年之成憲者而素冠欒欒之美得復

見於今日豈不為明時盛德至行之甚乎李恒福議曰服色有司之議是矣無容再議祝辭則健元陵當稱曾孫嗣王臣孤子某裕陵則稱孤子某為宜於列祖若稱孤曾孫則非惟有繼祖之嫌語勢不倫上書曾孫承統之意也下書孤子哀辭也自不相妨豈可云重疊乎至於裕陵稱子之禮雖無古禮可考我國儒臣已有正論云有後母生存而遭父喪者前後子孤哀之稱果似互有嫌疑只稱孤子為得之此言足斷今日之議蓋古禮只稱孤子母沒加哀以稱之乃出於後世故朱子嘗云循俗稱不妨云云則并稱孤

哀本非大經常禮今只書孤子無所不可

啓運宮服制

仁祖四年啓運宮之喪以服制事問議于諸臣朴知誡李貴崔鳴吉王稱考妣三年喪別廟之議金長生趙翼主稱伯叔父母朞年喪之議李廷龜張維主稱考妣朞年喪之議上章爭論終不歸一大臣禮官講定稱考妣稱子不稱考杖期之制祭用五虞禮葬時都監堂郎及各該司進排官京畿監司各務差使員并淺淡服烏紗帽黑角帶東朝進見時大殿白直領黑笠黑條兒視事服卒哭前翼善冠白袍烏犀帶卒

哭後深染玉色袍大殿中宮殿所屬內官以下并從
服輦輿繖扇卒哭前褁以白色卒哭後變青事定奪
因傳教更以勿改以青色事判下

仁烈王后服制

仁祖十三年仁烈王后薨大臣獻議以爲家禮杖朞
條夫爲妻杖父母在則不杖先王朝舊禮雖不載錄
自上斷然行之甚盛事也從之禮曹啓皇朝會典孝
烈王后之喪成服日爲始素冠素服十三日宣廟朝
懿仁王后之喪亦依此除服命議大臣從禮官議金
益熙䟽曰褁服十三日白衣三十日旣非古禮又非

五禮儀所載况衰服之制從成服起白衣之制從初終起禮只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又曷嘗有衰服白衣各從兩日起數者乎是不過十三日太近故引而伸之三十日稍遠故進而縮之也儀禮喪服妻杖朞条傳曰妻至親也周穆后崩叔向曰王有三年之喪蓋妻雖朞服有杖有祥有禫其實三年之義也十三日之後遽釋衰服三十日之後便從吉服所謂至親之義安在且庚子之例凡喪祭世子主之此又大殿未安朱子曰凡喪父在父爲主服問曰君所主夫人据此則殿下何可不主今日之喪而世子亦豈敢爲

之主乎議雖不行識者韙之

昭顯世子服制

仁祖二十三年四月昭顯世子卒世子喪禮無文可據初因上敎三日入棺以隷字書銘旌勿設菆官守墓官以宗臣都正爲之罷春坊翊衛司引文獻通考大明太子喪百官齊衰十三日而除繼用大臣議改以期喪及考實錄更爲烏帽烏帶七日而除兩司合啓請依前定期服之制吏曹判書李景奭護軍李植兵曹叅判李簝等上䟽請百官白袍烏帽卒哭而除以應齊衰三月之制禮曹請議大臣更以齊衰三月

而除輔德徐祥履等上䟽請從禮經百官定爲期制
銘旌更令禮官務得至當荅以百官之服既以酌定
似無未盡銘旌當令更議禮曹啓於加謚之日改以
靈柩依實錄又改以梓室

仁祖服制

己丑大喪禮曹啓曰五禮儀服制條國喪宗親文武
百官卒哭後白衣烏紗帽黑角帶云而曾在宣廟朝
臺臣閔純上䟽引據古禮請以白帽布裹角帶以終
制限遂爲定式前後國恤仍爲遵行

追製喪服議

己丑禮曹曰成服時前銜與儒生同為白笠白帶則雖得復職不強更為衰服者盖以既成之服不可輕變於後也考諸實錄則睿宗朝傳于承政院曰喪服不可追製今新除職者以素衣就仕戊申年執義李慶全初在罪貶之中不得服衰以封玄宫不可白衣行禮之意引避相臣李元翼李恒福沈喜壽議山陵行事既不論喪服執義封墓自是禮文白袍行禮恐無所妨乙亥謄錄前銜復職者白帽白團領熟麻帶行公云遵先朝已行之制

孝宗服制

孝宗十年上昇遐大司憲李應蓍掌令黃儁耉持平
李押大司諫李尚真司諫李俊耉獻納鄭麟卿等請
依朱子君臣服制議行古禮議大臣儒臣李景奭議
古禮之不復常所慨然而平日無事之時從容講定之
無所參差則可也蒼黃罔極之中猝然行之則未知
果能均齊而無或舛差耶先正臣李滉之爲此議也
故相臣朴淳以禮官難之己丑罔極之日故儒臣金
集議此禮而故相臣金尚憲難之臣亦以爲難爲非
以古禮爲不可恐有不齊之患今公論又如此而列
聖已行之制到今罔極蒼黃之中遽爾議改未知如

何鄭太和李時白元斗杓李厚源皆以為前所未行之禮似難輕議儒臣宋時烈宋俊吉議以為千古不易之定制可行無疑命更議大臣大臣之議如前依大臣議施行校理金萬基司直閔鼎重上書及兩司合達請斷行古禮並不從因館學儒生南二星上書更令禮官議處禮曹回啓以事勢難便不得施行及啓殯言者又請追成衰服李景奭再獻議引己丑所陳喪禮辨說中追服於啓殯與朱子所遇之時及其所議不同之語與朱子答李繼善服已成而中改未安之說以明之不果行時議莊烈大妃服制賓廳會

議以不杖期磨鍊翌日尹鑴以小紙因延陽府院君李時白入送于殯殿都監以爲帝王家以繼體爲重慈殿當服大行喪斬衰三年領議政鄭太和以其紙示吏曹判書宋時烈曰此言何如時烈曰儀禮賈公彥疏不得斬衰者有四種一曰體而不正謂庶子傳重一曰正而不體謂嫡孫承重一曰傳重非正體謂庶孫承重一曰正體不得傳重謂嫡子有癈疾太和搖手曰吾不知禮說且慶安在何可發此言何以則可以卞破彼說也時烈曰五禮儀勿論長衆皆不杖期以此定入好矣太和大喜曰此可以有辭矣遂以

國制期年議定翌年庚子護軍許穆還申鑴說作服
制圖隨劄投進請改定服制命收議于大臣儒臣宋
時烈宋俊吉再獻議考據經禮力辨其說事遂寢

練服變改議

宋時烈曰小祥衰服或練或不練考之經文疏說及
張子黃氏之說兩皆有據然黃氏圖式實彖朱子命
而修之者今從其說中衣練之冠用練布衰用稍細
生布仍換葛經似合於古宋浚吉以爲衰服不改殆
同村閭貧窶者之所爲古禮家禮俱無所據五禮儀
所載雖不可輕議列聖以來隨時改定豈可膠守而

不之變乎

仁宣大妃服制

顯宗十五年仁宣大妃昇遐莊烈大妃服制賓廳以衆子婦大功定入上震怒竄配議禮諸臣右議政金壽興禮官趙珩等改以期年磨練又追罪己亥議禮臣宋時烈安置宋俊吉追奪官爵肅宗即位初仁宣王后喪制未終上當受承重服弘文舘啓嫡孫承重受服期古禮無見處惟儀禮經傳通解宋朝服制令有之先正臣金長生曰嫡子未終祥而亡嫡孫承重亡在小祥前者小祥受服在小祥後者申心喪併通

三年而除先正臣李滉曰始死後諸禮父皆已行之
但未畢喪而死故只當代父而行其未畢之禮而已
成服之節但於朔望後朝奠告于兩殯而仍受而服
請依李滉之言卒哭後朔望即以代喪之意告于敬
思孝敬兩殿仍行受服之節上遂於正朝詣敬思殿
服本服期年齊衰服哭拜訖易服傳重衰服行祭吳
挺昌疏云承重受服當依服制令在於小祥命議大
臣領議政許積曰代服必待小祥者古禮司馬操之
說也不必小祥而受服於朔望者先正臣李滉之言
也臣初與金壽恒累日講究則帝王家事與士庶不

同旣踐其位行其禮獨受服必待小祥則其間節目多有不便待元日親祭受服爲當

中宮從服承重當否議

仁宣王后喪中宮從服承重當否議大臣許積以爲儀禮傳曰宗子母在則不得爲宗子妻服此言承重之義在於姑家禮曰爲嫡孫及曾玄孫當爲後者之婦姑在則否此言姑在則傳重之義在於姑其不敢以承重之服服其夫之祖若曾高祖以此隆於其姑明矣從議施行

仁敬王后服制

肅宗六年仁敬王后薨禮曹啓殿下服制憑先朝已行之禮定以齊衰成服既從古禮則除服亦當依古禮滿十三月之限而依仁廟朝乙亥之禮十三日除衰後所御黑冕白袍團領生布帶又除於三十日做我朝服制期用三十日之意從之又以舉哀在翌曉成服退行當否請議大臣金壽恒以為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成服杖生者之事斂殯死者之事大斂二日而後始為成服事涉太緩閔鼎重李尚真以為六日成服乃是邦憲之常退行於大斂後二日不妨禮意命從鼎重議朝臣之先承訃者先成服上從舉哀日

行於第六日禮曹啓家禮曾孫適婦小功姑在則否
大王大妃於大行妃服制無可據之文無己行之例
議大臣閔鼎重以爲曾孫婦承重者爲曾祖母齊衰
則曾祖母之於承重曾孫婦不可無服李尙眞引姑
在則否之文以爲不當服命議儒臣林泳以爲禮本
無曾孫婦服家禮姑有曾玄孫當爲後者之婦之文
而又云姑在則否又曰有嫡婦無適孫婦子婦尙存
其孫婦以下未得爲適旣無本服又不得爲傳重之
服上命依禮金德遠䟽論大妃無服之非禮更依大
臣閔鼎重引同爨之義請爲三日之制金壽恒以爲

禮旣云姑在則否今欲致隆於大行妃創爲禮經所無之服是恭承慈殿之意反輕豈非未安之甚乎上曰古人云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今此服制於禮雖無以情理有所不然內殿之於大妃固不敢以姑在無適爲三月之服而爲應服三年之人大妃於此喪旣有重統之義又有報服之理兩事備爲慈聖爲此喪服適婦期大妃爲此喪服適曾孫婦緦則各服其服似無相壓相妨之理以此定行

明聖王后服制

肅宗十年明聖王后國恤時禮曹請依仁宣國恤時

例發靷時陪從百官到山陵入參成殯奠後改服淺
淡服烏紗帽烏角帶行展謁禮於崇陵紅門外山陵
立主時摠護使與本曹堂上殯殿提調各一員及承
旨史官俱以黑團領稍遠入侍奉審一如舊例立主
奠畢後隨時反虞而初虞祭則返虞後當行於魂殿
從之三年內山陵展謁時禮節服色議右議政南九
萬議曰新舊陵合享與各享望陵禮兼行與別行或
嫌於主哀或疑於壓尊古禮國典無可憑據舊陵展
謁服色雖曰異於新陵墓藏園寢自是興哀之地故
雖平日拜陵亦變吉爲淺淡以此推之以素冠白袍

展謁於舊陵亦恐無害於禮意而但念以素冠白袍兼行新舊望陵之禮則亦恐有混并之嫌若先以素冠白袍望拜於舊陵繼以喪冠衰服望哭於新陵則其於情文無或得當耶且舊陵祭攝行之議本緣服色之有妨而亦似有嫌於永感追慕之孝思望陵禮若可用素冠白袍則至於祭禮亦依望陵時變服之節先後親行似無不可從之

百官進見服

練後內侍及百官進見服色議大臣領議政金壽恒判府事鄭知和以爲內侍以下掖庭諸屬從上服白

衣白帽而至於百官進見服色則殿下未去衰之前固未敢以吉服進見而臣僚旣已除衰之後又不當仍着白衣冠該曹之以淺淡服酌定擬以情禮果似合宜金壽恒李尚真等議亦同從之

謁新舊陵儀

上以謁新舊陵儀命議大臣奉朝賀宋時烈議墟墓之間雖去喪之久尚以凶禮處之漢儀謁陵素服擧哭宋帝謁陵歸慟久之以先賢事言之張南軒每上墓痛哭領相金壽恒所謂以素冠白袍兼行拜哭者似得情禮之當上從之以素冠白袍行於舊陵喪冠

裹服行於新陵

儒生白衣黑巾儀

禮曹以卒哭後儒生白衣黑巾請議大臣判中樞府事李尚真以爲五禮儀朝臣烏帽之制旣變白帽則儒生黑巾亦當變爲白巾宣廟旣變朝士之帽聖上又變儒生之巾則寔是遵先一揆宜斷而行之上曰百官服色旣已變改獨士子以黑巾出入學校試場實涉未安今後以白衣巾定制宋奎濂疏曰聖廟事體之嚴重自別於他所今使守聖廟之青衿變爲純素日夕遊處於聖廟至近之齋豈無或未安耶夫遷

人之皀巾青帯朱子之説不會分曉生徒之學校黑
巾五禮儀所載似亦有據則宣廟朝只改朝官服色
而不論儒生者無乃當日諸賢實有折衷之深意耶
内而太學外而邑校此皆先聖妥靈之所則禮文之
拈出黑巾先哲之仍存不改豈無所自而然哉雖然
因此而至於四學與大小場屋皆用黑巾則果是無
稽之甚者此則應在釐正之科而如聖廟所在則勿
論京外恐不可視同他所一例施行也但試場之設
若在太學則白黑之間俱有所碍從科場則黑非所
可從聖廟則白非所宜臣之愚意國恤三年内凡大

小科舉設於他所雖如館課禊製亦設於四學而使
館官入守聖廟如是裁處無乃得於尊聖之道耶

仁顯王后服制

肅宗二十八年仁顯王后國恤時大殿服盡後宮僚
入侍東宮時以淺淡服爲帽帶磨鍊無弼善閔鎭遠
等疏曰今世子日侍天顔而猶且素冠素服不忍即
吉宮僚則乃反爲帽爲帶於入直侍之時上下異服
儀章不齊壓屈之義反有加於世子此皆人情天理
之所當然者耶報罷

君臣服制復古禮

肅宗四十年始命君臣服制復古禮上臨筵講曾子問仍論君臣服制慨然欲復古禮命議大臣儒臣領中樞府事尹趾完曰君臣服制既有朱子之議仁祖時文敬公金集以此進劄孝宗時文正公宋時烈宋俊吉亦以為可行而大臣李景奭等皆以為不便遂寢不行豈以古今異宜窒礙難行故耶大司憲權尚夏議曰朱子君臣服議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其服則布冠布衫加衰辟領負版掩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首經麻帶菅履竹杖此亘萬世通行不易之制也周公著之於前朱子論之於後而國朝喪君之禮既

非喪服又非公服眞所謂茅纒紙褁不成貌様者己亥大喪時臣師文正公宋時烈請依朱子說君臣同服衰服而其時大臣有力攻之者遂不行今聖上慨然於仍襲謬制欲復古禮聖學之高明聖志之卓然誠不勝欽仰上曰玆事自有朱子定論本無可疑斷然行之可也

端懿嬪服制

肅宗四十四年端懿嬪卒禮曹啓曰今此嬪宮喪大殿中殿服制凖家禮及大典五服圖則長子妻期年凖儀禮經傳通解天子諸侯旁期服圖則嫡婦大功

世宗朝顯德王后薨于東宮兩宮服大功今則何以爲之王世子服制古禮及國制仍爲不杖期當以此磨鍊矣又曰今此嬪宮喪初終時百官哭臨旣爲擧行成服時又當依此以淺淡服哭臨於嬪宮外門外罷散朝官及館學生亦以素服宣仁門外會哭何如並從之持平李重協上書引儀禮喪服圖式天子諸侯正統旁期圖適婦大功之文請追改服制議大臣儒臣皆以爲朱子家禮之所定本朝國制之已行者今難變改重協再書申論竟不行

景宗朝命復君臣服制

景宗即位初禮曹達甲午特命復君臣服制一從朱子服議更考語類書牘及皇朝禮及先正臣文成公李珥文敬公金集所論作爲一通文字已成定制令當須布中外矣因館學儒生上疏就議於院相及諸大臣後以雜職前啣不可只令白笠衣帶成服一體以斬衰成服儒生與朝官不無差別以生布麻帶成服事定奪

當杖之列

李頤命曰古禮有達官之長杖之文朱子又有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皆許受杖之議若從朱子之

議則今則堂上以下曾經侍從者皆在當杖之列中國之郡守亦可杖則今之兵水使亦當受杖矣

練時腰絰

命議練祭經帶領議政金昌集以爲練時腰絰古禮受以葛喪禮備要云無葛則熟麻亦可或葛或麻隨所備似無嫌練冠及腰絰纓子儀禮有用素之文素則布屬菅屨變以繩鞋亦在禮書皆漸吉之意也判中樞府事權尚夏以爲經用熟葛則絞帶乃承經之物臣師宋俊吉庚子獻議亦以練布絞帶爲定論今宜從之命依議

孝章世子服制

英宗四年孝章世子薨逝上曰服制已有先朝不易之令甲當行期服百官則有懿敬順懷已行之例當行齊衰三月之制而今考實錄當初仁廟遵皇朝莊敬太子禮命服期年後因實錄考出齊衰三月當此復喪禮之日遵皇朝已行之禮軆聖朝初命之意期服齊衰情禮允當大臣議群臣一周之內凡喪事衰服視事燕居公除前白帽笠衣帶靴公除後烏帽笠帶白衣靴從之

宣懿王后服制

英宗六年宣懿王后昪遐大殿依明宗朝所行及甲辰大喪時例行齊衰三年之制大王大妃依甲寅仁宣喪例行期制

孝純嬪服制

英宗二十七年孝純嬪薨逝禮曺啓大妃服小功戊申曾孫緦之制輕重倒置請議大臣領議政金在魯曰戊申大妃曾孫服宣懿妃孫服不成名理今以嫡孫婦小功服磨練實爲得宜但禮有嫡子則無嫡孫家禮嫡孫婦小功其姑在則否以此觀之當降小功爲緦命置之其後喪禮補編命依議釐正

懿昭世孫服制

英宗二十八年懿昭世孫卒宮僚服初定大功領議政金在魯引宋孝宗時莊文太子僚屬服制請齊衰三月葬畢而除從之

正風俗

太祖朝大司憲南在疏曰古者已嫁者父母没則無歸寧之義其謹嚴如此前朝之季風俗頹敗士大夫之妻趨謁權門恬不為愧識者恥之願自今文武兩班婦女除父母親兄弟姉妹親伯叔舅姨外不許相泩以正風俗

三綱行實

世宗十六年命儒臣編緝古今忠臣孝子烈女之卓然可法者隨事紀載幷著詩賛尙慮愚夫愚婦未易通曉附以圖形名曰三綱行實廣布中外第以民庶不識文字書雖頒降人不訓示則又安能知其意而興起乎予觀周禮外史掌達書于四方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今可倣此中外攸司得民之有學識者咸使訓誨權採序畧曰家盡孝順之子國皆忠藎之臣南陔白華之什漢廣汝墳之詩將繼作於委巷之間王化之美當無讓於二南云

作聖圖

近世好事者有成佛圖有從政圖皆用骰子擲先生採著作聖圖其目有十三曰論圖象曰論性理曰論陰陽曰論造化曰論氣質曰論誠敬曰論資質曰論功夫淺深曰論用功作輟曰論賢智曰論愚不肖曰論進德先後曰摠論亦用骰子六面書誠敬邪僞四字但誠敬再書邪僞一書以分數多少爲進修次此圖初非戲玩設也欲學者因其所樂而開牖之也不知者以用骰子近於愽奕不深其意不思之甚甬

禁再嫁

成宗八年下敎禮曹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自世敎衰婦德不貞士族之女不顧禮義或爲父母奪情或自媒從人非徒自玷其身實是有累名敎自今再嫁女子孫不置仕版以正風俗原本作太宗八年今釐正

厚風俗

成宗二十二年敎曰至親之人一體而分叔侄有父子之義兄弟爲天倫之重宜敦雍睦之行以成敦厚之風昔王商爲侯推財與弟薛包分財以惡物自與今世之人習俗澆蕩或有交爭自相詆怨殘傷骨肉

莫此爲甚今後兄弟叔侄起爲爭端詐僞著現者并
令徙邊以厚風俗

呂氏鄉約

中宗十四年命中外行鄉約法時趙光祖金湜等言
化民成俗莫先於鄉約呂氏以匹夫不得推行天下
而但施之一鄉觀周禮立黨正族師以相勸導者實
鄉約之法也今宜倣周制大立規模上從之他日上
以鄉約設施問于經筵官安處誠對曰近聞京城之
民聚而相戒言不善之事國有禁憲不可犯也上曰
鄉中自相常勵則刑罰從而省矣然京城則不可設

法行之尋命京城五部官分給吕氏鄉約于坊里

感人爲孝

李槩雜記曰金正國爲黃海監司民有告其子毆辱者正國拿致使之上階而問之曰汝犯常刑必殺無赦仍言父母鞠育之恩其人若有愧色叩頭曰村野之氓有何知識唯知親愛甭汝之成習不思尊敬嚴畏之可憚今而後始知天倫之尊國法之嚴矣正國翻然曰此人自言無知犯法且有服義悔過之誠此而可殺非法意也其人後爲孝子

漢陽新宮宴

太祖四年上誕日羣臣上壽賜羣臣宴上夜台判三司鄭道傳等諸勳臣置酒張樂酒酣上謂道傳曰寡人之得至此卿等之力也相與敬愼期至子孫萬世可也道傳對曰鮑叔曰願無忘在莒時臣願殿下無忘墜馬時臣亦無忘鎖項時則子孫萬世可期也上曰然上歌文德曲目道傳曰此曲卿所撰也卿宜起舞道傳即起舞上賜龜甲裘歡甚徹夜乃罷裘以貂鼠皮裁之黑白相間爲之其文猶龜甲故名

賜宴掌樂院

成宗二十年教曰古人翫月有以適值佳節借以君

恩遝清涼之地樂太平之象不亦美乎遂命政府六曹判書經筵堂上弘文館藝文館承旨注書翫月于掌樂院賜酒樂

九進饌

國家宴禮凡九進饌曰饌案曰大卓曰大膳曰小膳曰別行果曰饅頭曰割肉曰盌水曰湯盌水者以盌水黃鵝故謂之盌水唐鴈湯也湯者所謂別味數也每進爵輒隨進也

樂與呈才不同

樂則第一爵奏與民樂慢第二爵樂同進小饍奏千

年萬壽三爵奏五雲開瑞朝進湯奏清平曲四爵奏井邑慢機進湯奏桓桓曲五爵奏步虛子進湯奏夏雲峯六爵奏與民樂慢進湯奏洛陽春七爵奏步虛子令進湯奏維星曲八爵奏與民樂令進湯奏靖東方之曲九爵奏步虛子令進大膳奏太平之曲呈才則曰獻仙桃曰壽延長曰五羊仙曰抛毬樂曰蓮花臺曰夢金尺曰鳳來儀曰牙拍曰響鈸曰舞鼓曰處容舞曰炎袖舞

進豐呈

仁祖二年進豐呈于仁穆大妃禮曹啓豐呈時外命

婦入參節次議大臣尹昉申欽曰豐呈之禮五禮儀無可考曾聞先王朝大殿行禮後中殿率内外命婦行禮大殿行禮時則命婦出避公翁主王子君夫人則或以家人禮侍參外宰夫人當於中殿行禮時入參

內宴

英宗四年進宴于大王大妃越三日又進宴于王大妃務從節約遵慈教也王妃方居府夫人喪故不參司經李宗城奏曰內宴非女樂則不可以為樂故女妓進上於外方然其為非禮之規大矣東宮春秋方

富正當蒙養之時尤宜致謹而不審殿下於非禮之
視果無所動否乎上曰每當內宴春宮入侍故自前
春坊例有陳戒此雖近於文具其在愛禮存羊之意
不可廢之而今則未聞此等語予用慨然古有韓休
知否之言儒臣若入侍則必有云云矣予學問雖淺
豈動於女樂乎雖然難制者心勉戒之意好矣

以鴨代鴈

英宗乙巳教曰鴈則信禽而名編月令故頃年禀于
慈聖凡諸供新一併停捧而於大小宴享猶在此後
亦爲除之以鴨代鴈

國恤輦輿用玄

顯宗己亥禮曹以大王大妃輦輿儀物請問于大臣儒臣諸大臣以為大王大妃方在期服中與三年喪有別輦輿儀物當用玄宋時烈以為大王大妃內持衰麻外用玄黑似甚無謂蓋五服之人喪次主素而他處主玄後世之末失也然常人壓屈故程子以為不禁冒衰守常至於人君則不然春秋之義人君不言出蓋雖下邑自與宮內有異故國中無非自伸之地而以示王者無外之義今大王大妃持先王之服而未免有變改之地則恐違春秋之義從時烈議

元孫有屋轎

英宗三十六年教曰元孫乘有屋轎封世孫後其乘稱輦而世子輦七間十四名此則五間十名所謂有屋轎雖比輦差等此乃婦人所用於禮何差等輦稱小輿制樣依輦五間十名此乃義起問議後仍為定制

箕子杖

尹根壽曰平壤有藤杖一雙相傳為箕子杖一則中折以黃錫包束其折處盛之漆匣凡監司出衙驍騎兩人持而前導監司坐而聽政對賓客輒植之階上

左右承以朱漆木壬辰倭亂見失云李睟光曰箕子杖今在平壤府乃三千年物也古人以孔子硯爲古物此則尢古矣

箕子笏

江陵人李有根家有世傳古烏玉笏短而且狹與我朝之制大異其面刻痕微有箕子笏三字舊老皆以箕子笏稱之襄陽文官崔遠泰作序緘送于判書李德壽轉入于楓宸云

皇明賜冕服

太祖三年高皇帝賜冕服九章圭玉佩王妃珠翠七

翟冠霞帔金隆太宗二年建文帝賜冕服成俔曰太
宗朝王妃冠服自大明而来宫中不知翟衣披荷之
法乃招明昇母彭氏曽為蜀國皇太后者入宫指教
然後始服之陳理無子只有外孫俔常從其外孫曺
公家見其所蔵刺繡紋錦

明昇母

明太祖平蜀漢僞主明玉珎之子昇陳友諒之子理
皆流于我國詔曰不做官不做民我國給苐舍臧獲
俾安接之昇母曽為皇太后者也太宗朝王妃冠服
自大明来宫中不知披荷之術昇母入宫指教然後

乃得知之

世子冠服

世宗十年王慮世子冠服無定之制會大臣議下季良
啓請遣使以奏上因送季良宣宗皇帝降勅賜世子
六梁冠

遠遊冠

世宗二十年英宗皇帝賜遠遊冠絳紗袍玉佩赤舃
禮判許稠言謹稽古制唐用韠袍謁先聖韠袍雖不
詳其制疑今之絳紗袍也上曰絳紗袍臨羣臣之服
豈可服此謁先聖乎我將服袞冕以謁

世祖儉德

徐居正曰世祖性惟恭儉嘗入內殿見御紺色木綿帍裘穿青草鞋笠纓用純木携竹杖雖漢文澣濯亦不如是之儉素也

宣廟儉德

鄭載崙曰宣廟時臺臣有以近來服餙華美為言者宣廟披裏衣示之曰予衣亦用綿布臣子服用豈有過於予者耶諸臣惶愧自是後習一變所御綿布衣尚在其時王子家後孫云

世子服色

李恒福議陳賀時世子服色曰先冊世子具服行禮
乃始奏請則儀物等威已備於誥冊之前矣況今世
子所用冠帶儀物已備禮秩其未備冕服特未遑耳
先王定禮今日常儀俱已如此臣意世子具服入賀
無所不可

世子玉帶

大明會典一品用玉帶二品用犀帶玉則已重犀則
涉於輕通典有皇太子有金飾象笏之制亦有玉導
寶飾之制倣此而用玉質金飾之帶則上别於世子
下異於羣臣似或當矣

世孫水晶帶

禮曹啓曰元孫玉帶與世子之帶無別亦渉未安月令篇有蒼赤白玄之分世子所執之圭亦青色元孫之帶用以青玉稍別於世子之帶恐當教曰頃年使臣金堉回還時都督付送水晶帶其用於王公可知李景奭言水晶帶古制無可據伏見下教始知中原盖有此帶有司之請用青玉意亦有在請擇於斯二者上命用水晶

貞愼翁主喪

徐文重言祖母貞愼翁主之喪以宣廟遺衣襨用於

送終即青染三升短襦衣及三升襦袴也想必平日所服皆如是耳

拜陵儀

孝宗八年教曰拜陵之時戴笠乘轎終覺不便其令儒臣熟講以定弘文館啓曰陵幸時冠服考諸五禮儀翼善冠衮龍袍而無分於轎輿也

焚銀鼠裘

肅宗十七年嘗以銀鼠皮作御裘權瑎引晉武帝唐玄宗焚雉頭裘錦繡帳之事陳勉上即下銀鼠裘二領於政院命焚之

始正大帶之制

肅宗三十九年命參考五禮儀大明會典釐正進御冠服始正大帶素衣紅裏之制金字杭閔鎭遠金柱臣閔鎭厚朴弼明等議以大帶紅表素裏與古禮及會典相反大綬聯付於大帶反掩覆大帶

襄陽玉圭

英宗十七年襄陽文官崔逵泰以青玉圭送於趙顯命曰壬辰亂江陵留陣之地得此圭也顯命白其言上取而覽之命尚方依古制以青玉造諸侯及世子之圭周尺長九寸廣三寸厚六分盖倣永樂欽賜之

制也按此是實鑑所載而江陵邑誌亦有崔逵黍所進箕子笏之事豈非此圭之外又有箕子笏歟

平壤古圭

英宗十八年有人得古圭於平壤土中以獻曰此箕子圭也上以問筵臣對曰殷尚玄箕子圭必玄而今不玄伊青非也上曰然此必皇明高皇帝所賜與我國而失於壬辰西狩者也

集祥殿古玉帶

英宗三十二年教曰東朝偶撿集祥殿舊藏得一玉帶賜予即宣廟所御而肅廟乙亥御此帶朝叅以諺

文備書前後事於帶匣今得之亦異矣明日遂御玉
帶焚香于璿源殿是秋亦以此帶試士子勤政殿御
製玉帶銘曰此宣廟朝舊帶而昔年亦爲進御者也
以諺字書曰宣祖大王玉帶子乙亥正改修補進御
朝祭時云累回敬玩涕泗被面銘曰問寢東朝暮春
望前特將舊帶命我玩爲穆陵進御百四十年昔我
聖考復御臨筵躬手敬奉涕泗漣漣匪風之思莫能
盡宣拜手綴銘與帶同傳

英廟儉德

正宗御製英宗行錄曰王不着紋緞亦不御紬袴所

御之衣亦多屢澣而至有見絮者又元陵行狀曰嘗
敎曰昔我先祖衾與袴皆木綿布宮中傳爲美事予
不喜奢華且以聖祖爲法故令尙方製黑布笠他日
必見予志之少展也又嘗語筵臣曰予自辛丑承儲
慨然欲以大帛大布挽回世道予着錦綺而使羣下
着木綿則亦不能行矣尙方織錦坊可自今永撤勿
復請設

祭冠

李睟光曰高皇帝洪武初欽賜陪臣冠服比中朝臣
下九等遞降二等陪臣凡七等其一等秩比中朝第

三等賜以五梁冠服二等比中朝苐四等賜四梁冠服三等以下以此遞降故陪臣不敢着六梁冠云

胷背

端宗二年命文武百官團領胷背之制倣皇朝儀章照品穿着仍賜宗宰七十二人緞各一疋

金帶之戲

光廟與貞熹王后同坐召尹弼商夜對勸以酒醉之潛脫銀帶換以金翌日早朝親御政弼商顚倒衣裳不知帶金傍人覺之相嗟訝俄有參賛之命

宦官服色

崔萬理疏言宦官之不合着紗帽曰閹寺之流不可混於縉紳倣中朝例使之着冠言甚至切宣祖初辛應時又建白事竟不行

預賜品帶

成宗十七年特賜金帶于吏叅金宗直曰卿爲近侍久予知卿將受國家大任也又賜犀帶一腰于禮判李坡曰嘉卿卿典禮三載無錯誤公退之暇不忘經史也又以唐紗帽賜承旨曺偉曰衣冠當從華制故〻此賜之欲使人觀法也

朱溪正論儒服疏

朱溪正深源䟽曰古者聖人制為冠服齊內外明威儀使人知有别於禽獸我東自麗儒鄭夢周建議革胡服有官者紗帽京外學生平頂巾及我太宗朝生冠服依中朝國子監生例然後千古弊俗一大變也今聞殿下令儒生於街路着青衿而不許頭巾然則身可為儒而頭不可為儒耶治莫大於文教教莫大於禮儀願殿下察之上御書嘉奬

煖帽

百官煖帽之制本甚不典宣祖初權轍建請依華制改定時論美之李晬光曰今之耳掩舊稱披肩按征

討錄成廟朝命造披肩二千分賜士卒是也中朝則
謂之煖耳雖盛冬必肯下後百官始得戴之
君賜不敢私受
宣祖二十一年尹斗壽爲關西伯内賜金帶于其子
昉使遞送于其父昉下庭跪奉還授使者曰宣賜不
由政院不敢私受相傳人以爲得體
黒團領之制
宣祖三十二年始定黒團領之制初國俗有官者
着紅團領堂上以上服淡紅綃表單堂下則用深紅
綿布表单華人以君臣同色非之至壬癸倭亂以後

倉卒不能備威儀士大夫皆着帖裏戎戍上下教曰
大小朝官皆用戎服七年于玆上下無别天朝謂其
本来如此嘲笑不已今海氛已息國内粗定自明
爲始一齊冠帶以復平時之規於是使有官者皆服
黒團領稍遵華制李恒福議百官章服所以爲文章
而辨貴賤也其於國家聲容所關甚重自祖宗朝著
爲定制各有等級頃日該曹啓復冠帶非無禀定節
目且有自上别教而隨意製造務相華美不知有上
下等級此事猶然他尚何説國法惟堂上以上乃得
衣緜堂下則各服土産蓋不欲取辦於上國稀貴之

物以耗一國之力而其辨別尊卑崇儉抑奢之意亦在其中今物力單薄若使急革則求以抑奢而反益傷財宜預定期限自明年國喪小祥後變服時凡堂下官絶不如前衣緜各服土産紬学綿布等衣以復舊制

服色紅色議

宣祖三十四年懿仁王后服除更議服色因禮判柳根建議紅色李恒福曰改定服色之論其来已久以爲一遵華制變紅爲青爲宜臣於時以爲衣冠大典係國家文章関威儀盛衰足爲文治之精華貴賤

之等級不宜草草講定己亥八月又欲具冠帶臣又
獻議姑待物力稍寬便可得行臣之前後所論服色
不可變冠帶猝難具也雖然當時欲變之日國命
新政當改紀慕華變青以新一代之觀瞻雖非先務
亦不無所見纔過數年無端又改有似兒戲當時議
改之時臣又以禮文時服常服之別難之則議者以
為勿論時服常服皆着青色無妨此言亦通臣嘗閱
政院日記成廟初年以朝臣服色雜亂無章議為定
制常用鴉青草綠木紅以便易造此外不得用玉色
緇色灰色淡黃等色云則先朝服色初無定制至成

廟朝乃定而猶雜用三色不知何時一切用淺淡紅色也今於經亂之後猝有冠帶尊卑同衣絲絹旋定尊卑之分又改紅色數年之間紛紛更加朝家體面姑不可決臣前則決不可變紅為青今則亦以為不可變青為紅也

利布之禁

李墍曰近世下吏之賤皆着紅花色紅花乃利布所謂利布者言其價重也且唐絲交織之布細密難[illegible]其功百倍堂下官以下不得着持國法所禁也明宗丙辰鄭磏以故相順朋之子以此見挺於憲府禁吏

國法之嚴可知

紗帽

李濟臣曰我國紗帽制度不與中朝相侔自國初以左無角後垂黑纓所見埋沒故公故出入士大夫恒冲正冠明廟丙寅朴忠元赴燕見中國凉紗帽制度費價貿来自此與中國同制李睟光曰今之紗帽本唐巾之舊制為軟脚垂下後乃附卅用鐵靴子出於胡服而以其簡便故天下尚之

大明集禮外國使臣服

大明集禮載諸國使臣以朝服入班而大明會典云

外國使臣各服其服入叅故我國使臣以時服行事久矣頃年鄭經世赴京時集禮之文以朝服爲正呈禮部不許又曰我國謂梁冠衣服曰朝服黒團領曰時服紅團領曰常服帖裡曰戎服國俗自前有官者皆服紅團領華人以君臣同色非之壬辰變後亂離倉卒士大夫皆着帖裏己亥年間始倣中國服黒團領至辛丑柳根爲禮判建議依平時改服紅色至今相承盖人情樂於從舊故也

公服

平時凡衙門公禮及新除授官肅拜叅謁皆着公服

而亂後仍廢不復唯新及第應榜服之云

壬辰後佩劒

壬辰後命羣臣戎服佩劒盖示復讎之意云

侈風

李睟光曰余少時見先君平居待客常着布衣雖朝服未嘗有綾綃之飾及長從仕槐院見許多提調中唯黃廷彧尹卓然着匹段袷襪餘無有焉今則纔陞堂上者表裡皆着綵段或用白紋段爲襦裙至於市井下賤服飾之華美罔有紀極盖自東方以來奢侈之風莫甚於今日云李好閔素尚儉約不喜服美宣

廟睿下教曰今日筵臣衣俱文綺卿獨不然深用嘉
尚因舉示御衣乃綿布襖也左右大慚

朝服呈文

李廷龜朝京呈文禮部曰我太祖高皇帝定為一代
之禮陪臣冠服之制欽蒙列聖頒賜進貢陪臣皆令
以朝服行禮集禮之書刋行中外小邦遵奉此制罔
敢違越凡遇節日望闕拜表迎詔等禮君臣上下皆
用法服獨於進京朝賀萬國會同之時以玄盤領[illegible]
事不得以禮服隨班是天朝頒布之禮制行之於國
中而廢之於大庭也事係儀章實関國體安敢因循

苟且不為釐正而自外於聖朝同文之化哉煩乞遵照集禮使小邦陪臣許以朝服行禮鄭經世呈文曰盤領之制本非法服況玄之為色古人用之為齋禮曰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今於萬國會同鳧獻卒舞之地奚取於陰幽之義當初小邦陪臣不識禮制用此無據之服因循襲謬以至于今高皇著大明集禮有曰蕃使於奉天殿朝見依品服朝服行禮制禮之意大如天地昭如日星伏乞稽之皇制參以禮意許令朝服入參以舉曠典以整朝儀

狹袖議

孝宗朝嘗與筵臣語及我國衣服之制曰前朝鄭夢周還自中原始傳紗帽團領之制蓋中原雖戰陣亦以冠帶從事我國笠制極其駭異帽子太高凉臺太闊出入門户動輒罣碍至於衣袖亦太長闊不便行步曾見大明會典武士衣袖僅容其手良以戎服取其輕捷也我國戎服帖裡縧笠徒拘束其動作何益於行陣哉鄭太和曰聞壬辰後嘗欲依中國之制上下皆戴小帽子而竟未能行云矣上曰道袍之制亦壬辰後始有之大抵此等初無定制只因一時俗尚輾轉變易也

入直戴冠戴笠

弘文館志云闕内入直官員常着紗帽不敢戴冠巾及笠獨玉堂春坊戴冠兵曹摠府戴笠或言祖宗[illegible]賜冠于玉堂遂成流例春坊自以與玉堂事體均等倣而戴冠云

侈風之變

李端夏疏曰世宗大王嘗憂閭閻頗有侈風言及於相臣黃喜對曰臣當有以矯之後登對喜以大布為章服及裡衣入見曰臣統率百官而自臣身始如此百僚何敢踰侈乎然自上亦知此意躬行示儉為當

世宗納用其言一時俊習大變云

白衣之禁

肅宗十七年申白衣之禁國法元有禁白衣之制自明宗乙丑以後累經國恤仍着素衣每為華人所笑宣祖申禁之士人無職者亦穿紅衣直領顯宗朝又禁之士大夫皆遵行數十年後又因循廢閣至是又命禁白衣着青衣英宗二年教曰自古有國服色各有所尚我國在東方宜尚青上自公卿下至士庶[illegible]令着青衣十三年孝成中途啓既以白衣嚴禁事方有申飭之教而雖以青衣言之人之所着名雖青衣

色甚淺淡有非朝家所以欲着青衣之意亦爲申飭何如上曰自備局一體申飭可也十四年命申嚴白衣之禁李德壽疏言萬物始於東成於西東方之色尚西方之色蓋取其有始有終況東俗尚白前史多記之若隋書宋史及皇明董越所錄是已俗之成也數千年今而改之未見其可也上曰元亨利貞所包者元也惟元也故能永貞秋冬之所以成終亦春也我國尚白雖是先儒之言不過謂其俗尚也我國處於青丘立國以仁其色尚青所以從仁也況忠質文之迭更亦有隨時之道顧今世道刻薄生民蕭然朝

廷之上未聞仁厚之風此時當尚青乎尚白乎四十三年下教曰頃者飭白衣之時人或曰箕聖之來朝鮮也其亦白衣此我東風俗云噫彼箕聖當殷之末武王封於海東以麥秀歌觀之箕聖之心可知逢聖人陳洪範來朝鮮教民八條有仁賢之化後之人不體箕聖之訓只慕其衣豈不迂哉

縧帶

金柱臣曰我東公服用角帶私服用縧帶而縧帶不過數分垂之不及於衣裔而章甫間有革帶者長廣亦如之制本甚輕不患拘挐故雖燕居未嘗鮮去

獨戎服所用廣條帶廣幾盈寸欲帶於閑居則重大不便矣想中朝常服帶樣必如我朝戎服廣帶而其長與廣必比此有加

綠袍之始

英宗三十三年教曰堂下官綠袍即壬辰後新創者近世則流俗以鮮紅爲務靡費夥然此乃尚侈之一端自今堂下青綠袍一遵經國大典而戎服則舊典既無仍從續典

玉頂子

英宗教曰見經國大典都憲觀察使節度使皆玉頂

子監察水晶頂子此乃法典則凡陵幸時畿伯玉頂子前飾今去過矣今後依前飾之都憲玉頂子監察水晶頂子皆復舊典都憲獬豸補子亦復舊例

表衣之制

大小人員勿論文武職表衣前則去地三寸後則去地二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樁廣一尺袖口七寸庶民表衣前則去地四寸後則去地三寸袖長過手六寸袖樁廣八寸袖口五寸裏衣亦以次遞減分寸

私家立廟

李濟臣曰鄭圃隱廬墓側立家廟之後我朝士族無

不效之而國初家廟猶未盛自經己卯諸賢申正世道而為士家者無不立廟云

別廟

世祖二年命功臣子孫三廟外別立一室以奉其祀從禮曹之請也金長生曰若有親盡之祖始為功臣者則當依家禮別子親盡遷于墓所不埋而但國家待功臣甚厚使子孫不遷其主則祭四代之家並不遷之主乃五代也據禮人臣不可祭五代不得已高祖當出而祭于別室耶朴世采曰始為功臣者別立一室昉於我國蓋倣古者始封之君為太祖廟之義

然國典本使士大夫止祭三代別立一室猶未上僭於諸侯之制故也今若以此合於家禮四代奉祀之法則正是諸侯之制此所以有備要高祖當出之說不可以帝王家世室之論也

紙牓

成宗三年上聞士夫家多不立廟以紙牓教曰世宗朝命士大夫依文公家禮使之立廟庶人立淨室祭以四仲朔今此制陵夷士夫尚多不立廟者况庶人乎其令禮曹另加檢察

正寢

成渾曰鄭逑欲作正寢于祠堂之前以太廟祫享昭穆位排列高祖居奥而東向其餘昭居北穆居南以祭之云同堂西上之制雖因習之陋而程朱以國俗未復古故不敢私為古禮之正則今日行之無有干僭未安之義乎

三獻

成渾曰鄭逑論祭禮云三獻俱是主人主婦長男為之雖伯叔父不可為也其義在於主人為初献諸父尊行不可為其次以亂尊卑之序也

合設單設之論

金柱臣曰凡考妣位忌祭吉祭古禮無合設之文文
公家禮亦只設一位而今俗因退溪栗谷諸先賢之
論有合祭之規矣士夫家祭禮亦自不同或有只祭
當祭之位者或有並祭者而至如有再室三室之位
則合設實多難便如飯羹麪餅不得不各設而飯羹
各四器麪餅各四器合十六器并魚肉湯炙實果蔬
菜脯醢等物決難於一床卓上分排此已難處而且
考位及前後室三位非其諱日而每年每享四次設
奠亦甚煩瀆此正有禮煩則亂之嫌今俗雖於忌日
合祭兩位至於再室三室之位則依古禮及文公家

禮只祭當祭之位恐合於情文也

澆奠床及道先生致祭

英宗七年李汝廸筵啓外方澆奠床及道先生致祭

肉品無節務爲豊侈之弊上曰國家殯殿及園寢享

祀皆用素而京中賜祭亦不設肉其式簡略而外方

如是此乃等威紊亂之致朝命致祭是爲榮矣何暇

計其豊約乎尹淳曰盖外朝澆奠固不至薄畧雖薄

畧亦不必生事而宗臣則或以祭需之不如意有推

責本邑之舉故祭需益無限節此事當爲榻前定奪

立後

趙克善曰我國之制使爲人後者書其四祖并書生父之規或言自宣祖受教爲始云

已死者追成繼後

縣監沈詥上言從子世說取来撫養遂至成長未及呈禮曹立案而世說身死臣於世說稱父稱子已至累年其妻以舅待臣其子視臣以祖今以其死而棄之則倫義乖傷乞依例立案許之

爲系孫以死者入後

東城君申景禛妻李氏上言姪子申垓雖已死乞以垓子汝哲爲系孫大臣議以爲父子大倫也申景禛

及申垓卒逝已久兩魄之定為父子古無規例有子然後有孫世豈有無子之孫乎命依議

鮮于氏

李廷龜撰崇仁殿碑曰馬韓末有虞孫三人曰親其後為韓氏曰平為奇氏曰諒入龍岡烏石山為鮮于氏韻書曰箕子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以鮮于趙孟頫贈鮮于樞詩曰箕子之後多髯孫鮮于之為箕子後甚明洪武間有鮮于京者為中領別將其七代孫寔自叅川來居殿側遂以寔為殿監子孫世授

關北人系後只告官

北伯南九萬啓大典立後條無子者告官立後云而別無入啓之語北道之人距京師絶遠入啓立案其勢未易宜有定式禮曹啓令本官兩邊捧招枚舉啓聞公私賤則自本官成給爲宜

濟州俗變

金淨謫濟州其俗尚淫祀曚禮制淨述喪葬祭儀導鄕氓風俗大變

相臣卒百司吏隷設奠

太宗朝相臣趙浚之卒文宗朝相臣黃喜之卒百司吏隷皆設奠宣祖朝貳相李珥之卒從遊之士以至

窮鄉村氓聚會相吊太學生徒及禁軍市民各司吏
胥哭奠盡哀發引之日執炬者連亘數十里

為罪人服

金尚憲與柳希奮為本生姨從也癸亥希奮伏法之
後尚憲曰在國家則為罪人而於吾親懿固在何可
不服製為緦服人以為難

喪後服

李濟臣曰近古國俗脫父母喪未及終制者皆用黑
五十竹草笠垂黑本纓白衣白帶比至禫過而純吉
蓋中古士人平時常着淡黃白草笠若今之上殿別

監及司僕牽馬夫所着也其後士夫所着草笠變白爲黑而禫前之笠亦從而黑白布褁笠則惟國恤着之今右相盧守愼遭父喪祥後以遽黑未安用白布笠如國恤時所着鄭澈亦傚而用之自後禫前之笠或白布或白草或黑草各任所見無定制申點啓於經筵遂定以白笠之制

禫月出仕

近世士大夫禫月皆不仕而李敏迪崔錫鼎皆禫月行公孝宗朝閔鼎重禫月拜校理入直時將開筵講詩傳鼎重陳疏以爲禮曰禫而從御又曰徙月樂今

臣之出而從仕雖不敢辞而登筵講詩有所不安請
遆上特許入侍而使下番開讀

外任身死給駕牛

肅宗元年許積啓曰外任身死者自備遆司分付給
駕牛運柩而外方人来仕京中而身死者無此規此
不可異同自此以後遠道人無家屬旅宦京中而身
死者依外任身死例給駕牛運柩何如上曰依爲之

紅緞銘旌

鄭載崙所撰公私見聞曰攡坪大君之喪孝廟臨哭
凡係治喪之事親自照管内侍進式例以紅綃銘旌

資進之特命以國喪所用紅廣的緞用之仍命貅坪夫人叔父判書吳竣書之竣執不肯書上曰非有君命而用之則僭也是予面賜者無不可也竣不得已書之其後王子女家非有上命而皆援貅坪例用之外朝士大夫亦效之遂視爲常事識者寒心云

外棺着漆

鄭載崙曰外棺着漆只行於大行之喪自餘則雖王子女之貴不得爲之肅廟丙子年間有倭譯喪其妻漆外棺如國喪之爲宰相臺諫聞而駭之而其人家貲累萬竟不能摘發識者憂嘆

閔家議主喪

教官閔業篤學好禮臨事必援據古禮及卒其子世益狂易不可以主喪諸議以業好古遵禮議立喪主問于朴世采世采採宋光宗古例使其子慎服喪其家更質于宋時烈時烈亦以爲慎當服喪議以克合以慎爲喪主淸風府院君金佑明以誤禮蔑倫筵奏慎謫廢世采以誤禮亂統被罪時烈雖以大臣勿問而時議崢嶸訾謗噂沓云

金家嫡庶之分

正宗九年濟州人金瑞鏡娶高氏謂有可去之罪呈

官受題改娶文氏生子鎮兊後復與高氏生一女瑞
鏡父母之喪高氏依例服喪及高氏死鎮兊以黜母
喪之說訴于官家許以黜母之喪屢經官卞丙申御
史柳絅刑推鎮兊至是鎮兊子潤玉以以嫡為庶爲
父訟寃備局啓曰黜妻改娶國法之所不許一室兩
妻是瑞鏡之罪而及當高氏之喪改娶所生子鎮兊
服黜母之服其父之妻即渠之母也始雖黜之末乃
還畜則謂之前母可也高文兩女之於瑞鏡俱有婚
狀俱以妻載之帳籍可謂此亦妻彼亦妻毋論前後
妻之所生當爲嫡子鎮兊庶名特爲伸理之意分付

本牧何如荅曰遐矣絶域氓俗虽虽有妻娶妻在法當禁況呈官黜妻亦得許題該牧使特報論罪高女則見黜而還富文女則被聘而往嫁謂之前妻後妻當然鎭兊自可爲嫡產而失禮持服之罪令該牧叅量懲治特頒疑禮問觧疑禮類輯各一帙令本牧藏于鄕校使民服習咸知朝家扶名教牖迷蒙之意可也